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轟天雷  
第十回 上重慶太史落魄 轟天雷編修上書

話說齊燕樓正走時，忽聽遠遠的有人喚他，住足定睛一看，原來是苟北山。滿面風塵，衣衫破碎。燕樓大驚，忙道：「北山，你怎麼又回來了？你到四川去甚樣？」北山歎道：「咳，不要說起。吾行李盡丟在重慶了。」燕樓雙眼釘住北山身上道：「咦，你這個人到底是怎樣生的？」北山只是歎氣。燕樓沒奈何，便拉他回船，細細盤問北山如何丟掉行李？北山道：「那日輪船到了重慶，吾先起岸，忘了將行李交給茶房，及至回船，船上空空洞洞，一樣東西都沒了。吾查問，茶房不管，吵一會嘴，吾沒奈何，身邊又沒盤纏，只剩兩塊洋錢，就尋一個小棧房住了。後來棧房的掌櫃曉得吾為難，留我教了半年書。我將吾的名告訴他，他送吾一百兩銀子，給吾換了一百多洋錢，吾就搭船回來了。現今住在瓊秋家裡。」燕樓皺眉哼道：「你怎麼糊塗到這個地步？吾給你寫的那封信呢？自然也丟了。」北山道：「放在箱內，同丟了。」燕樓埋怨個不了，北山不則聲。燕樓道：「你心中到底存什麼主意？」北山道：「吾沒有主意。」燕樓厲聲道：「難道你如此過一世麼？」北山道：「我也很不願意這樣，但天注我一生沒得處順境的。」燕樓聽他說得可憐，不禁歎息道：「前日仲玉有人來問你四川到底去了沒有？如沒去，要你進京。吾看你還是進京去吧？據你說，重慶棧房掌櫃送你一百兩銀子，計算你現在就剩幾十塊錢，一趟北京川費，數足有餘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北山默然。燕樓問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說。有什麼講不出來的話？」北山呶嘴弄舌，臉上做出許多怪狀。燕樓大疑，越問得緊，北山只是不說，燕樓發怒道：「你給我去吧。吾以後不願見你這種齷齪人了。」北山見燕樓發怒，便也賭氣上岸。

燕樓雖向北山發了幾句氣話，原是氣忿的時候，到後來倒有些悔意，說得太過了。又想北山雖然賭氣去了，他是沒心的，過後見面就象沒事一樣。哪知過了五六日，連北山的影兒也不見了。燕樓卻忍不得了，便到吳瓊秋家來訪問。家人回說同上蘇州去了。燕樓想道：「瓊秋也是個糊塗蟲，他這媒已做得錯裡錯了，還要去討沒趣，只是北山如何好呢？」正在沉吟，忽見一人迎面而來，一看是汪鶴齋。燕樓大喜，忙招呼了，問道：「你幾時回府的？」鶴齋道：「吾回來多日了，有些小恙，所以遲至今日出門。吾這回進京，耽擱在伯孫家。」燕樓道：「伯孫在京好麼？」鶴齋道：「吾出京的時候，他也赴大名去了。」

正說間，忽見鶴齋的家人慌忙來尋道：「支塘顧先生要尋老爺，說有緊急的事商量。」鶴齋便對燕樓道：「你到吾家裡去談談。」燕樓應了，二人同到報本街汪府內。原來支塘有家富戶姓俾，在白茆買了一塊地基造宅子，那塊地靠著一家鄉紳的住宅。那日匠人正在上樑，忽見隔壁的鄰紳，素衣素帽，跟著四五個僕人，提著官銜燈籠，扛了一桌菜，走到新屋屋架前面。

那鄉紳就喝叫將那桌菜擺在地上，自己取酒壺斟了酒，便跪下磕了四個頭，放聲大哭。當時土木匠們，弄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所為，都停著工看。只見那鄉紳哭了些時，管帳魏先生上前勸道：「舅老太爺是死去了的，老爺哭也不中用，須去查問查問這房子是誰大膽造的，擅敢毀舅老太爺的墓道，不是連王法都沒有了！老爺總得想法報仇才好。」說罷，就目視眾人，一齊上來，勸的勸，拉的拉，收了菜出動了。那些工役方才曉得，就紛紛的議論說，吾們並沒見什麼墳墓，這話哪裡說起？第二日，那鄉紳就上城稟官去了。俾老頭兒得信，嚇得一命嗚呼了。兒子與開米舖的顧大興相識，知道他是汪府的親戚，便托顧大興懇求鶴齋。鶴齋聽了，問道：「這事太胡鬧了，俾家到底掘人墳墓沒有呢？」顧大興道：「俾老頭兒未買的時候，那塊地一片瓦礫，哪裡有什麼墳墓？這事要懇求你雪冤，俾家情願破家的。」鶴齋歎道：「這種鄉紳，真是貪人敗類，全沒心肝的了。吾總給你想法。」顧大興謝了又謝，將要說話，見燕樓在旁，便又止住。鶴齋倚在榻上，嘴裡不住的咕嚕盤算。燕樓見他有事，便辭了出來。過數月，正要回鄉，聽說吳瓊秋回來了，便去訪問瓊秋，講及北山到了貝家，丈人仍不見，瓊秋去拜過幾次，也沒會著。北山瘋性發了，在貝家門外站了一日一夜，做了一封信叫做什麼陳情書，要守門的進去，送給貝小姐。守門的只是不理他。北山便號啕大哭，足有半日。貝季瑰聞知，便差人押回到船上。哪知北山哭了半日，心裡倒清楚些，又經瓊秋苦勸過幾回，便略覺安靜。瓊秋便代他四面張羅，得了二十餘塊錢，勸他進京。北山初時決意不肯去，繼而想著貝小姐前次的話，又現在南邊，沒有好處，便應允了。瓊秋送到上海，又見他瘋頭瘋腦，便托招商局輪船上施買辦一路小心照顧，自己便回來了。燕樓聽北山進了京，也放下心。又問道：「他說重慶臨行時，有人送他一百兩銀子，何以回來就沒了？」

瓊秋笑道：「你要知此事麼？他告訴我，經過上海時，在青蓮閣吃茶，聽別人說這些野雞苦處，他便趕回棧內，將兩封洋錢分給這些野雞了。他講到這事，眉目俱動，很得意呢！」燕樓歎了幾聲，便回鄉來。

歲月匆匆，又交冬令了。一日正閱新聞紙，忽見上載一則云：「翰林院編修苟彭，日前至大學士徐桐府中，請代遞一折，請皇太后歸政，殺榮祿、剛毅、李蓮英三凶。徐桐怒斥之，苟編修直言衝撞，徐桐大怒，具折參之。聞苟與某部郎最密，疑伊唆使，故折中牽涉某部郎云。」

燕樓看了，大驚道：「北山為何大膽至此？這某部郎又是誰呢？」忽然拍案道：「了不得，原來仲玉也牽涉在內了。」便喚僕人僱定了船，次日就進城探聽消息，卻聽不著什麼。就有人知道這事，也不過就報上所說罷了。燕樓心中納悶。過了數日，吳瓊秋約了汪鶴齋同燕樓在家中書房小酌，正議論這事，家人送上《國聞報》三張。鶴齋道：「《國聞報》是設在天津，現在諸暨蔣觀雲在那裡做主筆。」瓊秋道：「吾就愛他多聾聵近事，所以訂的全年。」三人一面說，一面將《國聞報》展開，鶴齋忽大驚道：「咦！燕樓！」瓊秋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鶴齋將報擲給二人道：「你看，你看！」燕樓、瓊秋齊聲道：「怎麼這個折子還不曾上，就被報館裡面抄了，登出來了呢？」又看下文是：為應詔直言，敬祈據呈代奏事。竊職伏讀九月初二、初五等日上諭，因旱災將成，詔諸臣各抒讜論，冀迓和甘，仰見朝廷宵旰憂勞至意。職隨於二十一日恭具一疏，當堂齎呈，冀得代遞，以未合體制，格不得上。今者畿內雨澤既降，目下似可以無言矣。然甘霖不降，四野亢旱，民生之憂，國家之憂也，不得不言也。三凶在朝，上倚慈恩，下植徒黨，權震天下，威脅士民，包藏禍心，伺隙必發，危及至尊。四海懸心，切於剝膚。盜賊於是乎竊伺，強敵於是乎覬覦，尤君父之隱憂，國家之鉅患也。忍待禍畏罪而不言乎？況我朝納言之盛，超越百代。乾隆朝孫嘉澍以自是規高宗；道光朝袁銑以寡愆規宣宗；而倭仁、勝保、蘇廷魁諸人，並直言不諱於文宗之朝；此皆匡言主德，直陳無隱。主聖臣直，著為美談。而我朝之糾舉大臣者，有若李之芳劾魏裔介，彭鵬之劾李光地；而彈劾權奸者，如郭繡之參明珠，錢禮之參和珅等。當時皆侃侃直言，不避權貴，是以貪橫斂跡，聖治昌明。欽惟我皇太后、皇上，敬承祖制，宵旰求言，又何忍於聖主之前，而緘默不言乎！謹即前疏所言，而益增其未備，請為皇太后、皇上陳之。竊聞大《易》所言，乾為君位，史官所記；日為君象，此中國數千年相傳恒之說也。若古來垂簾之政，則惟宋之宣仁太后，治稱極盛。此外若漢之和熹鄧皇后，亦有美政，紀於簡編。然考其時，皆國君嗣服，尚在衝齡，始舉此制。故漢安帝之年稍長，杜根則有諫言。而宋章獻太后之時，范仲淹亦嘗諍之。若今日我皇上之臨御天下也，二十餘年矣，而去秋八月，臣不猶恭奉皇上，籲請皇太后訓政者，此惟聖母止慈，聖皇止孝，度越萬古，超軼尋常。

或謂皇上因逆臣康有為之變，而籲請皇太后以定危疑。或謂皇上因聖體違和，而籲請皇太后以持國計。度今一年以來，皇太后之調護聖躬，而訓啟聖聰者，當已聖德日隆，而聖體日康矣。為皇太后計，則歸政之時也。惟今日者，或謂皇上以時事多艱，而欲仰承乎慈訓。皇太后亦以國事為重，而略形跡之嫌疑。此則聖慈聖孝，亙古同昭，臣下豈敢有他說。獨是此後皇上聖躬之安否如何，天下萬世，不能不以為皇太后之責任。何則，必有魯恭、袁敞、楊震以為之臣，而後得成和熹之治；又必有司馬光、呂公著、文彥博以為之臣，而後得成宣仁之治。況司馬光、呂公著諸人，雖奉宣仁太后以為政，其於宋帝，固無纖芥之嫌也。

燕樓道：「這段說得明白曉亮，不像北山筆墨。」鶴齋道：「現在朝中正是聖後文母頌揚之際，北山能說這幾句話，也算是鳳鳴朝陽了。」瓊秋吐舌道：「不太險了麼？據吾說起來，君子思不出其位，還是安分守己的好。」三人正在議論，忽聽門幃一

響，三人回頭時，原來是甄幼標。正是：一紙風傳京國事，兩行箋奏直臣心。不知甄幼標來何事，北山奏折下文是講什麼，須聽下回分解。